



雙鈴馬蹄錶

陸石 吳建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雙鈴馬蹄錶

陸石 文達 著
邵晶 坤 插圖



本社出版驚險小說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* 無聲手槍 | 陳登科著 |
| * 斷綫結綑 | 謝挺宇著 |
| 追查到底 | 王源等著 |
| 座標沒有暴露 | 符·費奧多羅夫著 |
| * 追捕怪影 | 尼古拉·托曼著 |
| * 山地的春天 | 阿夫琴柯著 |
| * 綠寶石 | 李克斯塔諾夫著 |
| * 紅湖的秘密 | 葛拉契夫著 |
| * 失去的祖國 | 拉齊斯著 |
| * 到格魯曼的道路 | 巴其金著 |
| *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| 菲尼摩·庫柏著 |

書名前加“*”者，即將陸續出版

雙鈴馬蹄錶

陸石 文達 著

邵晶 坤 插圖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上海王林六合印刷廠印刷
新華書店總經售

787×1092 1/32 2 1/2 印張 45,000字

195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3月上海第3次印刷

印數 270,201—340,200

書號851 (文學)

定價(5)二角二分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雙鈴馬蹄鐵”和“一個筆記本”兩篇驚險小說。前者描寫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個別工作人員的麻痹疏忽，鑽進國家機關內部來；在取得了領導的信任之後，企圖在“五一”節集會時製造恐怖行動。但是，英勇機智的公安人員，在人民羣眾的幫助下，迅速破獲了這個案件，把這批萬惡的匪徒逮捕了，同時也保護了被敵人企圖陷害的人。後者描寫一個做了錯事向組織隱瞞的工作人員，他的弱點如何被反革命分子利用，當作進行破壞活動的空隙；由於人民羣眾的積極協助，公安機關及時地發覺並識破了敵人的詭計，終於將這個特務逮捕了。

目 次

双鈴馬蹄録.....	陸石 文達(1)
一个筆記本.....	文達(50)
後 記.....	(76)

双鈴馬蹄鏢

陸石
文達

“五一節動手”

四月二十九日上午，只差三分鐘就到十二點的時候，局長把顧羣找去了。他進了局長的辦公室，看出局長把桌上的文件都收拾好了，但在那塊襯着綠色絨布的玻璃板上，却孤零零地留着一封信。局長覺察了顧羣注意的目光，說道：

“看到了嗎，就是它給我們帶來一個麻煩的問題，一定要在五一節前解決。詳細研究研究吧。這是一位紅領巾一小時前在西大街馬路上撿到的，他交給了他的輔導員，輔導員便立刻送來了。信封原來就沒有封。”

顧羣沒有立刻去拿那封信，他從局長桌上的煙盒裏抽出一支香煙，點燃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正伸手去拿那封信時，下班的鈴聲鐺鐺地直響了起來。局長一邊鎖好抽屜與文件櫃，一邊對顧羣說：

“你把信先拿去，吃過飯立刻就來。”

顧羣把信拿在手中，看了一下信封的正面，又翻過來看看它的背面，抽出信紙對局長說道：

“您先去吧。我在您這裏呆一會，

局長出去後，顧羣把辦公室的門窗都關了起來，免得嘈雜
声响傳進屋子來。他拿着信紙坐到靠牆的沙發上。

這是一封沒有署名的密信，信紙是從三十二開的橫格筆
記本上撕下來的，上面用鉛筆寫着：

“大力兄並轉趙金城及平兄：四月五日宴會時，兄等在釣魚
台商量的事，已蒙上峯批准，並指定動手時間，一定要在五一節，
因少數民族代表團這時就住在交際處。上峯祝兄等旗開得勝，
弟即準備為兄等請獎。此信閱後即燬，免留平據。知名不具。”

顧羣靜靜地把信看來看去，一字一句地默唸，一筆一劃地
推敲。他又把信封拿起來翻來覆去地考校。這是一個製得很
坏的航空信封，左上角印着一架飛機，兩隻翅膀不大對稱。信
封上用鋼筆寫着：“交際處張大力同志收”幾個字。

開門聲，把顧羣從沉思中驚醒過來，通訊員進來放了兩個
熱饅頭在桌上便立刻出去了。他一看錶，已是十二點三十六
分了。他從沙發上站了起來，便聽見局長在他的身後笑着說
道：

“趁熱吃點吧，饅頭裏夾着醬牛肉，挺香的。不要太緊張
了。”

“不是我緊張，時間太寶貴啦！”顧羣回過身來辯解似地微
笑着說。

“是呀，事情是够緊的。把吃飯睡覺的時間都算進去，一
共只剩下三十五個鐘頭。不過，我們總來得及辦完它的。”局
長說完後就把顧羣放在桌上的信件拿過來將信封和信紙並排
擺在玻璃板上，習慣地皺了一下鼻梁，把眼鏡往上推了推，坐



在桌前仔細地看起來。他儘量不去注意顧羣，好讓他安靜地吃飯。當顧羣掏出手絹擦嘴角的時候，局長問道：

“你看出了什麼問題嗎？”

“問題不太簡單。”顧羣站在局長的側面，指着信紙說道：“這封信不像是一個人寫成的。”

局長仰靠到椅背上去，抬起頭來，他那本來是皺着的額頭展開了，兩道細長的黑眉尖立刻平平地伸向蒼白的鬢邊，嘴角露出笑紋，眼睛裏閃着愉快的光彩，透過淺度近視鏡片，望着這個細長身材的年青人。意思似說：“開始得很好。”顧羣受到上級的鼓舞，一雙黑亮黑亮的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，那張絳紅絳紅的臉，被射在玻璃板上的陽光反照着，露出一種沉靜而愉快的表情。他繼續說道：

“你看，信上的字寫得這麼恭整，可又顯得很幼稚。從字跡上看，這信是個文化水平不高的成年人寫的；但是，信的文詞却很通順，標點符號用得也準確。末尾這個憑据的‘憑’字寫作了平等的‘平’字，這是用的簡筆字，並不是寫了別字。要是依照這些現象來判定的話，起稿的人倒是一個文化水平較高的人了。很明顯，這封信是一個人先寫好了草稿，另一個人

照着抄下來的。參與這事的人起碼是兩個。”他說完後，探詢地望着局長。

“你看情況靠得住嗎？”

“有兩種可能。”顧羣答道：“也許完全是事實。也有可能
是挾嫌陷害。”

“當然，按一般情況來分析，這完全是对的。”局長把那封信拿起來，在手中抖動了一下，說：“但對這封信却是例外。在這樣一個時機，寫這樣一封信，而且丟落在馬路上，不會是沒有原因的，這是一個陰謀，是丟信的人別有用心。”

顧羣聽着局長的話，心裏一下亮堂了。“我為什麼沒有想到呢？”他想。局長像是猜中了他的心思似的，對他說道：

“看樣子，你已經找到鑰匙了。”局長按着顧羣的肩膀站了起來，在屋子裏走着，“但這只是好的開始，要打開那間隱藏着敵人的黑屋子，還要費很大的氣力，敵人是很狡猾的呢。”

“還不知這回是什麼花樣，這些傢伙很毒辣。”顧羣把信紙照原樣疊好裝進信封裏說。

“他們要在五一節動手呢。”局長特別強調“五一節”這幾個字。然後，直望着顧羣的臉，好像是要從他眼睛裏看出他心裏想法似的。

“咱們不會叫他們誤期的。”顧羣幽默地但是很有把握地說。

局長輕輕地笑出聲來，說：“好吧，現在咱們來弄個計劃吧。”

互相矛盾的情況

顧羣從撿信的少先隊員的學校裏出來的時候，感到沒有多少收穫，但也肯定了原先的估計：這封信是從馬路上撿來的，這情況沒有問題。至於更多情況，少先隊員和他的輔導員就無從提供了。少先隊員只記得他剛從胡同轉到馬路上，就在胡同出口旁看見了這封信。他拿了信舉起來喊了幾聲，也沒有人答應，就拿回學校交給了輔導員。輔導員又分析了一下，說馬路上人不少，卻沒有人踏上它，可見這信丟失時間是不久的。顧羣和他們道別之後，就駕着汽車，按照計劃急駛向“釣魚台”附近的“解放餐廳”。這一帶他是非常熟悉的。他把汽車停在一個樹林子外面“解放餐廳”的門旁，逕直向經理室走去。在那裏耽擱了十分鐘，他查明了：四月五日晚上某某機關曾在這裏舉行過宴會，到的客人有三百多，司機們全都在緊靠樹林子的俱樂部裏休息。他從經理室出來後，一個招待員領他到俱樂部看了一下，就出了俱樂部的後門。他迎着河裏吹來的涼風，順着樹林中的一條沙石小道，向河沿走去。出了樹林子，便是一條寬闊的柏油馬路，跨過馬路就到河邊，在河邊上孤孤地長着一棵大垂楊，從樹根起伸出一塊可以容納十人坐的大石墩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“釣魚台”。緊挨着這“釣魚台”的斜坡上，長着一些灌木叢。顧羣走到那石墩子的邊沿坐下來，一低頭就看見那垂楊的枝影在清澈的河水中顫動着。他試驗着扭回頭來往周圍看了一遍，除了對岸以外，背面的岸上什麼也看不見。雖然有一條路，可是很少行人。這地

方确实很幽僻。难道真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商量破坏陰謀的？他从皮包裹取出一个本子，很快在那上面画了一張地形草圖，便离开了这个幽靜的地方。

現在，顧羣已經坐在交际处的接待室裏了。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堆档案卷宗，但他的眼睛却望着窗外的槐樹出神。槐樹的嫩葉在夕陽裏輕輕地擺動着。多麼美好的天气！

顧羣从机關裏出來後，時間花費不少，跑了幾個地方，找了不少的人談話，也看了不少材料，可是仍是沒有十足可靠的依据來作判断：那个陰險惡毒的敌人就是这三个受信的人呢，还是他們被人陷害了呢？据交际处的莫同志說，交际处所屬的人員中確有三个司机与三个受信人姓名類似。本处有一个司机叫做張德理，不叫張大力；第五招待所的有一个叫趙建成，不叫趙金城；一所有个全处唯一姓平的，叫平小海。这些人的姓名是音同字不同呢？还是根本就不是呢？这也是問題。顧羣多少有點困惑了。

莫同志進來了，又拿來一大捆顧羣要的档案材料，足足有十多斤。接着是服務員送進一份飯菜來。不知不觉已經过了吃晚飯的時間，顧羣一點都不覺着餓，不过他还是對他們連声称謝。等他們一離開，他就動手翻材料。他打算从这些材料中試着找出寫信者的筆跡來，他一份一份地仔細地校對着，一个多鐘头过去了，但是毫無結果。他把材料推在一边，拿起一个饅頭來，又从暖瓶裏倒了一杯熱開水，一面吃着，一面看着窗外的槐樹。

一直到現在為止，他對這三個受信人的了解，無論從材料中看，或者從認識他們的羣眾的口头反映，得到的都是互相矛盾的兩種情況：有人確是看見張德理和趙建成，甚至还有平小海幾個人，在四月五日那天去了“釣魚台”。可是又有人證明：這四個人中張和趙兩個根本不認識。並且說張德理為人很老實，除喜歡養金魚之外沒有嗜好。趙建成呢，沉默寡言，不愛交朋友。從他們的材料裏看來趙建成歷史複雜，給國民黨的機關開過車；但解放以後表現積極，已經創造了九萬公里安全行車的紀錄，技術好。張德理是兩代司機，歷史清楚；但在日本人的車行開過車，還認識張得貴——這是個失蹤的反革命分子，據說解放以後還見過面，為什麼見面？不知道。另外一個是平小海，是個二十三歲的青年人，剛出師不久；雖然年紀不大，但他的經歷表上却填滿了流浪生活的記錄，他出生在杭州，父母早就歿了。他在上海擦過皮鞋，在天津撿過煤渣，在武漢當過“堂倌”，解放以後才學開汽車，去年才從北京來本市。

情況就是這些，顧羣作了幾種正面可能性的設想，都被另外幾種反面的事實推翻了。在他腦子裏有幾條錯綜交織着的綫，逐漸把他引導向最初設想的那一點，他決心去尋找寫信人的綫索。但是首先要和受信的人見見面。他立刻和局長打了個電話，這個要求被批准了。

受信的人

“張德理同志，這是市府交通科的顧同志，來了解五一節

汽車情況的。”

顧羣由於莫同志的介紹，下午六時，認識了張德理。張德理正在檢修他的車子，顧羣馬上就帮他上煞盒、接电路，又帮他試了試油門，兩個人一面幹着活，一面聊起天來。張德理被这个初交的人的熱心幫助打動了，他一點不拘束地和顧羣交談着。顧羣听張德理的談話，同時仔細地觀察着他的面貌和動作。他發現这个人很結实，身材不高，手脚很灵活，在安裝車上的小螺絲的時候就像一個修錶匠那麼利落。他的面貌顯得老一點，但是很樸实，眼角上已經顯出皺紋了，鼻子直直的，嘴唇厚一點，髭鬚刮得挺乾淨。顧羣想：这个人会是信上說的那陰謀破坏的头一个麼？車子檢修完了，張德理弄了一盆淨水和顧羣洗過手，顧羣遞給他一支煙，可是張德理不会吸煙。顧羣點燃煙，帮着把車子倒進車棚，他們就坐在那車棚旁边的假山上“閒聊”起來。

顧羣有意地把話題从車子談到宴会，从宴会又轉到四月五日。一提起四月五日的宴会，張德理拍了一下自己的腦門，說道：

“你看，那天我还答应趙師傅一件事呢，这些日子一忙，倒給忘得光光的了。”說着，他的臉就紅了，還不住地責怪着自己記性坏。

顧羣十分急於想知道这件事，而且奇怪：不是說他与姓趙的不認識麼，為什麼他答应給姓趙的办一件事呢？可是他仍然很平靜地問張德理是什麼事这样着急，那个趙師傅又是個什麼样的人呢？

“唉，你不知道，”張德理說道：“宴會那天，我們幾個年紀大點的人在俱樂部裏嫌小伙子們咋呼，屋子裏又有點熱，就一起到‘釣魚台’上閒聊去了。……”這時，屋裏的电灯亮了，張德理站起來說道：“到七點啦，咱該開會去了。回头再聊吧。”

顧羣做了一個阻止他的手勢，說道：“不要緊，我好像聽說……”話還沒有完，服務員在院裏好像接應他似的喊起來了：

“今天晚上的會改期了，時間另通知。”

顧羣笑了笑說：“你看，我所說的沒有錯吧。”

張德理也笑了笑，又坐了下來，繼續說道：

“你問那個趙師傅呀，就是五所的那趙建成，他開車有經驗啦，創造了九萬公里的安全行車。”

“早就聽說過，就是沒見過面。”

“多陣我給你一塊去，向他請教請教。我也是五號那天頭一回才見面認識的。”張德理望了顧羣一眼，說道。顧羣點了點頭說：

“哦！一定陪你去。”顧羣的疑問解決一半了。

“人常說‘武藝不能俱全’不是，趙師傅就這樣，他開車技術高，可修車不是專門。我呢，嘿嘿，當過兩天技工，人都說修車還不大離不是，實際也不怎的。不曉得趙師傅怎麼也信真了，我們那天在‘釣魚台’上說起他的新紀錄來了，他說車子不曉得怎麼搞的，好走不好站，總怕出事，一定叫我去給他整治整治。後來還約過兩回，他說，五一節快到了，正是緊張的當口，動手遲了就不行了。你看，答應了幾次的事給忘了，糟糕

不糟糕。”張德理說完以後，還氣憤憤地一股勁地埋怨自己，怕人家說他說話不算話。顧羣這時却被另一個思想佔據着，他沒有注意張德理的情緒，但是，張德理談的事情的真實可靠程度，是不能懷疑的，他想，這樣看來，只要找到寫信的人，這個案子就可以結束了。不過，他還是按照計劃進行。張德理突然問他道：

“同志，你的名字是……？你看我這個人的記性，剛說了就忘了。”

“哦！我叫……”顧羣腦子裏忽然一閃：那信上寫的張大力不是現在這個名字。於是就有意地說道：“我有好幾個名字咧，起來起去，總起不出個像樣的。我小時叫顧大，上學叫顧全，解放了才改了現在這名叫顧羣。”

果不出顧羣所料，張德理說自己也一樣，幾個名字沒一個好聽的。乳名叫張大力，學徒時叫張德力，叫得久點，後來解放了，爸爸很高興，說現在像個人了，起個號吧，就起了現在這個張德理。”

“鬼子在的時候，‘同文汽車公司’有個張德力，是不是就是你呀？”顧羣像是無意中間了這麼一句，可是張德力立刻就紅了臉，像受了侮辱似的小聲反問道：

“你怎麼知道的？”

“開車的嘛，還有不聽說同行的好手的？”

“甯提啦，那陣真是倒霉透啦！”

“那車行還有個張得貴，技術也不錯的，對吧？”

“那傢伙是個反革命！”張德理有點冒火的样子。“兩面

派！解放後在街上碰到一回，他說在市百貨公司工作，後來去一問，才知他撒謊。以後派出所還到我家調查了好幾回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！”最後他又憤憤地補充一句道：“我要再碰上他呀！不要命也得把他逮上派出所。”

顧羣和張德理談得很愉快，他送他出交際處大門，然後慢慢地思索着回到人事科的接待室。

当他回到接待室的時候，有一个年青小伙子站起來迎接他。顧羣還沒有來得及想想他是誰，那個小伙子就先發言了：

“你是市府的管理員不是？”

顧羣有點莫明其妙，為什麼這小伙子這麼個勁頭。沒有等顧羣回答，那小伙子又說下去了：

“人事科的莫同志打電話叫我來的，他說市府的一個管理員要找我談談，我想，談啥？準是了解五一節的準備工作，就趕緊來了。來這裏一個人影也沒有見，我就坐在這兒，已經等你好半天啦。”顧羣听了，才明白人事科的莫同志把他的意思轉告錯了。他原先是說自己去和平小海的管理員談談的。不過既然來了，也好。他把這小伙子打量了一下：他穿一身新做的藍制服，左胸口袋裏插着鋼筆，口袋上沿別着一個“中蘇友好”紀念章。一張自來水的臉，粗眉大眼，有一股俊氣。顧羣想，這準是一所的那個不平子，大概他是興沖沖地跑來的。不過為了鄭重起見，還是問他

“你貴姓？”

那小伙子沒有料到顧羣這麼鄭重其事地端詳他和問他，所以倒有點不安起來，回答道：

“我姓平，叫平小海，是……”他忽然又轉過話頭來，學着顧羣的樣，正正經經地問道：“管理員貴姓？”

顧羣忍住了笑，答道：“我不是管理員，原是個開車的，現在市府交通科。我姓顧，人叫我老顧。”

“哦！”平小海有點失望的樣子，不過他还是很熱情地說：“開車的也是上級機關來的呀，不要緊，咱們是同行。你是要了解車子檢修情況的嗎？”

“是呀。咱們坐下來聊聊吧。”

“好。”平小海一坐下就說開了：“我們那裏，準備工作不大高啦，車都檢修完了，大家還訂了保證書，比如……”

時間是有限的，顧羣怕他拉得太遠，赶忙插進來把話題轉到開車的技術上去，想從這裏轉到正題上。誰知一提起開車的技術，平小海立刻眉飛色舞，話像河堤開了口子，別人休想插進半句去。

“咱們一所沒有高明的，五所的趙師傅那才真是有本事，九萬公里，嚇，沒有出點小事故。不過，蘇聯的紀錄你知道，是十五萬公里。我呢，現在才四萬三千，正趕呢，向十五萬公里趕。不敢說沒問題，可真想趕上。噢，我說老顧同志！”他把聲音稍微放低了點，像一件秘密那樣湊到顧羣跟前說，“我可是在找另外的竅門呢，就是省油的問題。”

緊接着他就說起蘇聯的先進經驗來，提起好幾個蘇聯先進汽車司機的名字，就像是他的老朋友。顧羣幾次想把話題引到四月五日的宴会上去，不但無效，結果反倒被這個笑臉的小伙子的動人的故事引入了神。平小海先是非常激昂地批評